

老地名

逢周三、四、五見報

前幾天，重慶撤銷江北區、渝北區，再加上北碚區的一部分，組建了「兩江新區」。擁有了幾百年歷史的「江北」，作為一個行政區，從此走進了歷史。從明清時代的江北鎮、江北廳，到民國初年的江北縣，直到新中國的江北區、江北縣並存，「江北」是重慶變遷傳承的一條重要脈絡。

地名，可以留存歷史底蘊，識別地域特質，強化文化認同。尤其是那些擁有千百年悠久歷史的老地名，更是如此。它們是一座城市「根」的體現。行政區變動，雖有經濟發展、城市擴張的迫切性，但在這個過程中，一些給城市打上鮮明徽記的老地名的遠去，不免讓人淡淡惋惜。

重慶兩江，是繼上海浦東、天津濱海之後，第三個國家級新區。二〇〇九年，天津撤銷原塘沽區、漢沽區、大港區，設立濱海新區。天津的地方文化，融合了運河文化、碼頭文化、鹽商文化等多重元素，被稱為「津沽文化」。津沽一體，失去雙「沽」，對天津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不過，這些年，也不乏「復古」。二〇一四年，山東蒼山縣更名「蘭陵縣」，恢復了有兩千年歷史的舊地名。春秋時，楚國始設蘭陵縣，春申君任命荀子擔任蘭陵令。魏晉南北朝，蘭陵蕭氏是士族世家，帝王將相，連綿不絕。而李白那首「蘭陵美酒鬱金香」更是馥郁千年。蘭陵縣的復名，激活發揚了眾多歷史文化底蘊，擦亮一個超級IP。二〇〇六年，甘肅安西縣更名「瓜州」，也是這方面的妙筆。

甘肅有瓜州，江蘇鎮江則有個瓜洲。王安石的「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也是千古佳句。鎮江市在建設城市的過程中，將兩個市區分別命名為「京口區」「潤州區」，用這種方式，保留了老地名。



銷魂飛驒

日本和牛，名動天下。從神戶到松阪、近江，種類之多，競爭之激烈，宛如一場無聲的「武林大會」。更誇張的是，日本全國認證的地方和牛品牌有兩百餘種。在這其中，飛驒牛算是後來居上的優等生，靠着實打實的硬功夫和一方山水的滋養，能引得老饕們跋涉千里，只為一口銷魂。

飛驒牛有何特別？首先它出生在岐阜縣，慢吞吞地藏在日本阿爾卑斯群山當中，海拔高到能跟氧氣隔絕，寒冷讓脂肪分布極為均勻。而飛驒地區，自古就是「牛馬之地」，山多陡峭，耕地靠牛、運輸靠馬。人與動物間感情深厚，把牛當半個家人養，喝的是山上引下來的泉水，吃的要本地種植，在育肥的關鍵階段，還會享用啤酒酵母發酵的飼料，以提升營養價值和消化吸收率。經此點化，飛驒牛的脂肪熔點被調控得更低，造就了入口即化卻毫不肥膩的「絕殺技」。最終極是講究出身，繁殖堅持非雜交，血統純正到要往上數三代，不能混入一點「外來基因」，說是和牛界的「藍血貴族」也不誇張。

當然，光養得好，也只是外在噱頭，好吃方為評判標準。飛驒牛最動人的地方，就是讓人驚嘆的紋理，脂肪平衡地鑲進紅肉的每道縫隙中，肉質堪比霜降系「天花板」。在二〇〇二、二〇〇七年還拿下了日本「全國和牛能力共進會」冠軍，相當於肉食界奧斯卡，還是連莊的那種。吃法上也從不端着，哪怕米芝蓮餐廳，也要用輕煎去見證它的高光時刻——肉遇鐵板就化，「滋滋」一聲響，油脂瞬間鎖住精華。入口不用嚼太久，肉汁緩緩迸發，沒有一點惱人的膩，反而是難以言表的絲滑在口中奔流，到後段，這洶湧的浪潮裏還能捕捉到一絲難以言表的清甜——這就是飛驒牛最狡猾的地方，明明很肥，卻讓你總想再吃一口。



「世界這麼大，我想去看看。」這句話在網上頗為流行。世界確實很大，而當我們擁有了「網民」的身份，那些以前看不見的地方，便以圖像、視頻、聲音等方式出現在眼前，世界不但變得更大，也更讓人產生前往一探的強烈衝動。隨着虛擬技術日漸發達，古人「納天地於芥子」的哲思，今人靠一部智能手機、一副智能眼鏡，幾乎成為現實。那些遠在天邊的風景、活色生香的場景，即便一時無法身臨，亦可被多種感官享有，有限肉身與無限世界之間的矛盾似乎正

每年十一月八日是中國記者節。作家莫言日前在香港接受大公文匯專訪說，曾在《檢察日報》工作十年的記者生涯不但沒有對文學創作造成妨礙，反而推進了他的文學創作的寬度和廣度，本月即將來港演出的話劇《鱷魚》就得益於他做記者時的積累，他還將做記者時採寫的報告文學視為「有新聞性的文學作品」。

「報人」與作家之間存有共通之處，如莫言所說，兩者沒有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有很多記者既能寫很好的社論、通訊，也能寫很好的詩歌、

舞台上大部分鬧劇並沒有什麼主旨或大道理，最重要的表演目的就是能讓觀眾喜樂一番，歡笑一場。出色的鬧劇當然可有較深命題，例如反映人性偽善，以至鼓勵積極人生。無論如何，一齣鬧劇只要能令觀眾大笑忘憂，便已達到成功的門檻，不須再深究其原因。中英劇團演出西方翻譯劇《你個戲壞咗呀！》，笑聲滿載葵青劇院，觀眾樂而忘返。

不少熱愛劇場表演藝術的觀眾，對香港曾經演出的鬧劇都留下深刻印象。當中例如《蝦碌戲班》《嬉春酒

此次歐洲行，時隔近十年重返慕尼黑。之前去了三次，都沒機會去比鄰的中世紀古城紐倫堡到訪丟勒故居，這次終於如願以償。丟勒的故居是在他成名之後買的，地理位置很好就在老城中心，推開窗戶就可遠眺城堡壘。他在這棟四層的宅邸中生活、創作、製版，直至去世。故居博物館內懸掛着多幅他的版畫複製品，並有工作人員每天定時舉辦版畫工坊的製作過程講解。藉着在大師故居「沾仙氣兒」的熱乎勁兒，本周推薦一張以丟勒版畫為封面的唱片。專輯由德意志留聲機唱片公司於一九六四年灌錄並發行，德國指揮家卡爾·李

藥蘸熟豬肝

老字號酒樓，於旺角重開，常設點心車，叫賣蝦餃、燒賣，另設煎糕車，煎腸粉、蘿蔔糕，彷彿回到數十年前的茶樓。舊式點心桌上，上湯炸粉果、灌湯餃、芝麻卷，另試沙翁、豬腩燒賣，味道同樣勾起兒時回憶。豬肝可以滾粥、煮麵，各有食客追捧。

古時豬肝入饌，多與食療相關，見明代《群芳譜》有專醫「肝熱生翳」的食譜，言：「不拘大人小兒。黃芩一兩，淡豉三兩，為末。每服三錢，熟豬肝裹吃，溫湯送下，日二服。忌酒麵。」「翳」指眼內的增生組織遮蔽視線，黃芩與淡豉磨成末。服用時，以熟豬肝包裹來吃，再用溫水送服。

另見清代《醫部全錄》，有治「一切目瞶」的食療方，「醫」、「翳」二字相通，即治各類型的「白內障」眼疾，材料、做法如下：「用烏鰂魚骨、五靈脂等分，

得到解決。看得見的世界越來越大的同時，看不見的世界也在膨脹。時至今日，代碼已是建設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最重要的「磚瓦」。至於代碼驅動的龐大世界，深度滲入我們的生活，或強硬指令或循循善誘，牽動我們的目光，但它本身卻常非目力可及。看得見的給人以踏實的欣喜，看不見的叫人產生忐忑的衝動，因為在看不見的世界裏藏着危險也藏着機遇。人類歷史以往的經驗告訴我們，看不見的往往比看得見的更重要。歷

散文。這樣的例子有不少，上世紀初，一位叫張心遠的十九歲青年投靠在報館工作的本家叔伯開始媒體生涯，他給自己取筆名「恨水」，此後創作出《金粉世家》《啼笑因緣》等諸多轟動一時的小說；「荷花淀派」的創始人孫犁曾先後在晉察冀通訊社、《天津日報》工作，「在內為編輯，外出為記者」，孫犁在回憶文章中講過抗戰時期出來打游擊時亦「負有給報社寫戰鬥通訊的任務」；作家蕭乾、金庸也是由記者生涯走上文學創作之路。

當代作家裏，除莫言外，作家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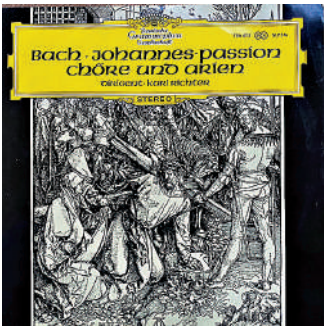
店》等，劇中都會出現鬧劇的主要元素：錯摸、偽裝、顛覆、混亂。各角色想方設法在「死線」之前解決危機，最終得到大團圓結果。鬧劇的元素表面上千篇一律，但是編導演卻要絞盡腦汁、費盡心思。

《你》劇的特色是預設戲中戲。劇中的團體要為觀眾表演一齣有關謀殺案的戲劇，戲中戲本來懸疑嚴肅，但是表演團體卻七手八腳。戲中戲本來應該是一場正式表演，但是表演團體已經設置了虛擬假定性，故此劇中人行為都可以超出現實，任意妄為。

丟勒版畫的誕生地

希特執棒慕尼黑巴赫管弦樂團和巴赫合唱團聯袂演繹的J.S.巴赫《約翰受難曲》中的合唱和詠嘆調。專輯封套選擇了丟勒的木刻版畫《背負十字架的基督》。

這幅創作於一四九八年的木刻版畫出自丟勒著名的「大受難」系列。儘管主題是基督背負着沉重的十字架，但並未在密集的人群中刻意突出主角。畫家將場景安置在城門前，背着十字架的基督跪在地上。身前押解他的士兵拽着困在他



身上的繩索，身後也有一個正在推搡他的將領。而在畫面的左側則是清一色基督的親友，跪坐在左下角的聖母瑪利亞與基督四目相對，二人似乎已經預見了即將到來的結局。聖母身後的每一位都面露憂傷的神色，展現出對基督處境的無限同情。畫面的右上角描繪了和前景反差極大的寧靜風景，鑒於單色墨印的木刻版畫性質，天空的處理則採用了和我國傳統「留白」同樣的方式。畫作展現出丟勒運用對

看不見的世界

史行進至網絡時代，世界面貌大不相同，但這條經驗沒有失效。從看得見的世界通向看不見的世界，構成了以往文明進路的總方向。網絡時代的文明演化亦如是，只是看不見與看得見兩個世界間的關聯更緊更深。

比如，刷手機時，你對某類內容表示出興趣，與之相關的龐大世界便會敞開大門。不誇張地說，你向眼前世界投去的每一個目光，都像那隻拍動翅膀的蝴蝶，將在看不見的世界產生颶風般的強烈反響。而這種反響還會像互相激盪的漣漪，層層疊疊，反

反覆覆，把我們身處的世界變得更大。

回到那句網絡流行語，不妨改寫一下：當你越想去看看世界之大並付諸行動，你的世界就會變得越大。



逢周一、三、五見報

記者與作家(上)

震雲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農民日報》記者，東西在廣西《河池日報》工作多年，邱華棟則在《中華工商時報》做過記者。前年，畢飛宇推出小說《歡迎來到人間》，其創作動因正是源自在做記者時關注到的一則醫療新聞，他認為人不可能在事實面前停止他的想像，許多事情可以用小說的方式繼續往下寫。

邱華棟也曾將北京八達嶺老虎傷人事件等新聞寫入小說之中。他對筆者提及過，新聞結束的地方，恰是文學的出發之地，作家在新聞之後進行沉思，可以用文學審美的形式賦予它

相對來講更長久的價值。他還提醒，今天一些年輕作家寫的小說太雷同了，在瑣碎的日常生活中，作家最好有新聞記者的行動力，不斷去探索發現。



逢周三、四見報

開懷大笑的鬧劇

相比其他成功鬧劇，《你》劇的錯摸及偽裝元素不太多。全劇倚重了很多物理元素，即是舞台上的布景道具裝置出現殘缺、失蹤、塌陷，從而令戲中戲演員面對突如其來的困難而不知所措。觀眾看着演員化解危機，樂此不疲。

中英劇團的粵語版本與外地的原來版本如出一轍，舞台布景和演員行動幾乎一模一樣。然而，粵語演出畢竟能令本地觀眾感覺親切，並且發揮更佳語言效果，令觀眾笑破肚皮。年輕演員的澎湃活力和形體動作亦令角

色形象突出。導演盧智榮兼飾主要角色，形象壓台。下半場末段處理各角色同一時間的淪陷狀態，時間節奏掌握分毫不差，展現了導演的精心布局。



逢周一、二、三見報

比和複雜線條來營造人物層次、空間縱深和細節明暗的高超技法，以及他僅用線條便可勾勒出深刻人物情感的能力。他最具辨識度的符號簽名可在前景的石頭上覓得。

「碟中畫」《約翰受難曲》合唱及詠嘆調／《背負十字架的基督》



逢周三見報

《交易人生》

慕名前往深圳，體驗了一場沉浸式肢體劇《交易人生》，一次特別的體驗。表演就在眼前：十多位演員來自世界各地，偶爾會以普通話、粵語、英文或法文交談幾句，聽不懂也無妨——「肢體劇」本就是以肢體取代語言，透過動作與節奏、眼神與呼吸，來推進情節、傳遞情感。沒有舞台的邊界，演員近在咫尺，情緒直抵人心。幸運的觀眾，甚至會被邀請與演員一對一互動。演員舉手投足之間，觀眾便深深沉浸其中。

沒有固定的座位：三小時的演出，發生在深圳海上世界華輪這艘郵輪的上下七層船艙、四萬六千呎的巨大空間內。巴黎大道、印刷廠、爵士酒吧……一個場景結束，觀眾會被演員引領着，走向下一個場景。一路上，演員始終在戲劇之中，不時會與

觀眾交談幾句，轉場行雲流水，天衣無縫。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上海的沉浸式戲劇代表作品《不眠之夜》（Sleep no more），不妨先從深圳的《交易人生》開始。《不眠之夜》多線並行，演員們在某一個場景齊聚之後，下一個場景會分散到不同樓層分別演繹自己的故事，為觀眾只能選擇跟隨其中某一組，必須放棄其他故事線；而《交易人生》有一條清晰的主線，觀眾毋須煩惱糾結，看到的故事也相對完整。它像是為初次踏入此類劇場的觀眾，溫柔開啟的一扇門。



逢周一、三見報